

編社報日北東

蔣管區眞相

(第三集)



集 三 第

相 眞 區 管 蔣

編 社 報 日 北 東

行 發 店 書 北 東

蔣管區眞相

第三集

編輯者

東北日報社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分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
延吉北安白城子
通化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元

每冊定價

佳. 3,000.

民國卅七年四月月初版

目錄

西北紀實	一
吞吃着中國（蔣管區）農村的大荒災	八
浙道難	一四
在惶恐中生活	二六
看廣州「地獄」（通訊）	三〇
青島殖民地相（通訊）	三五
蔣區兵役瑣聞	三八
蔣家天下無官不貪	四三
國民黨絞殺上海文化界	四六
蔣管區文藝漫談	五〇
「教學犯」	五三
苦難中的蔣區青年	五六
蔣管區的婦女生活	六一
從反特務鬥爭中紀念「三八」	六八
昆明慘案	七二

黑色恐怖的昆明	(八一)
我控訴	(九一)
重慶工人胡世合之死	(九五)
民主何在？自由何在？	(九八)
宿縣老百姓的控訴	(一〇〇)
六月二十三那天	(一〇四)
記「六二三」下關事件	(一一一)
「六二」慘案真象	(一二九)
記一年來的北平學運	(一三二)
記北平抗美暴行運動	(一三八)
追記上海學生運動（上海通訊）	(一四六)
反饑餓反內戰大遊行	(一五〇)
台灣人民的英勇鬥爭	(一五五)
英勇鬥爭的新疆人民	(一六〇)

西北記實

記者有機會作西北之遊，道經豫陝甘三省，許多耳聞目覩的事實，深感當前西北角落的真實情形！

多災多難的河南

曾記得有些人贈給河南一個綽號——「綿羊地」，這就是說在河南這塊土地上盡是些羸弱的「綿羊」，誰想搾取便搾取，誰想剝削便剝削，誰想宰割便宰割，沒有人敢拒絕，更沒有人敢反抗。所以許多軍閥政客，都時時刻刻想着這塊「綿羊地」。抗戰以前是劉峙爲河南主席兼綏署主任，終日這捐那稅的大肆搜刮，把老百姓的骨髓都喝乾了，據那時（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可靠的統計，每年在河南老百姓身上，要搾出四五百萬之多，悉數進入私囊，他開始使河南人破產，流離失所，也造成了遍地的饑荒，給河南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抗戰開始了，這位喝飽了人血吃飽了人肉的劉峙「將軍」，該出一點力氣保衛那塊肥沃的土地吧！可是不然，他還未與日寇交鋒，就從石家莊一退八百里，一變而成爲河南人公認的「飛將軍」了，這個殺人不少眨眼的軍閥，日失國土三百里的「飛將軍」，按理應給以國法，交河南人民處置他，但是他不但未受絲毫懲罰，「八一五」勝利後，他又沒皮沒臉原封不動的回到河南，又幹他的綏靖主任了！

那時隨着蔣介石消極抗戰的政策，中國的土地一塊塊的淪陷了，蔣介石張惶失措的不顧人民的重重大損失和災害，於一九三八年夏決開了黃河，使河南數十縣的人民一時廬舍一空，良田沃土化為一片汪洋，但是在抗日的名義下，爲了使中國不亡，和爭取最後的勝利，河南人也只好咬緊牙關，忍受痛苦，可是這些被黃水趕出來的災民，沒有人來救濟，也沒有人過問，反而把一些年青力壯的人抓去，剩下的老小走頭無路，以至逼得懸樑投井的，真不知有多少哩！

從一九三八——一九四四的六年中，隔黃河與敵人對峙着，在河南長期駐紮着幾十萬按兵不動的國民黨軍隊，所需的給養糧秣，甚至於被服，都是就地徵派由河南人負擔，加上軍隊的橫暴劣行，鄉保長敲詐、勒索，已是弄得河南更加山窮水盡，十室九空，又何況一連二年的旱災，終於造成了吃草根、樹皮、以至人吃人、狗吃人，曠古未聞的奇災大難，逃難、遷徙、賣兒女，簡直成了極普通的事情了。勝利以後，人民從未得到安定，相反的更多添了些憂慮，大軍雲集，有若兵山，城市鄉村，駐紮林立，一個個荷槍實彈，好像大敵當前，那種戰爭恐怖的情勢，可想而知了。由於頻年荒亂，老百姓始終是在饑餓線上，去年政府雖然聲明免了田賦，然而徵借的數目，比較免的更要多，同時現在又公佈了重新田賦徵實的消息，應付軍糧，應付窮困，應付徭役，每天可以說都是在啼笑皆非的圈子裏過日子，重而他們更憂煎着未來的大兵災，他們整日的禱告和平，希望安定，但是不脛而走的謠言，使老百姓神經更要過敏些，何況河南老百姓對於內戰是最有慘痛經驗的！

開封、鄭州，洛陽的地方報紙，也很有幾家，可是消息都很慢，印刷惡劣不堪，他們論調好像開了會，一切都是是一致的，可謂真正達到了輿論劃一，最有趣的明明是中央社的消息，他們必將牠標上本報第幾收音室，新德里、馬尼拉、舊金山廣播等等，不過老百姓判斷事情並不從這些地方看，多半

是要根據經驗與事實佐證，所以報紙與人民簡直是分開的，河南在中國歷史上是文化鼎盛之區，但現在除了軍隊駐的最多，災荒最兇之外，文化却可以說是沙漠！

復員近一年了，河南始終爲復員交通中心，因爲長江運輸不濟，復以輪船自始至終作爲運兵差船，所以有的經平漢到鄭州，循隴海轉入江南，而大部份則經西北轉隴海東下，河南的幾個交通中心的城市，憑空表面繁榮起來，但是隴海鐵路至今尙不能完全通車，汽車又有限，搭軍用汽車作『黃魚』，經過站口，還得下來跑站，『有時遇到壞的軍人司機，反正他們拿到了錢，過了站口竟不停下來，開着車往僻而去，多少黃魚目睜結舌可望而不可及的呆立道左，甚至從此人與行李分了家，雖然這樣，人們急於還鄉，不得不自擇各種交通工具，由人拉的架子車，馬拉的膠皮輪車，以至搭『黃魚』的軍用汽車，絡繹於途，漫天風沙，行人如在土中，儘管辛苦如是，然而還可以慢慢行走，總比滯於一地飽受風塵好的多！

隴海鐵路在幾條鐵路之中，是最糟糕的鐵路，管理不像管理，設備不像設備，那種腐敗與混亂的情形，有時說起來，幾乎使人不能相信，這既不能怪有人破壞交通，使業務不能正常，又不能埋怨敵僞將良好規模予以破壞，明亮亮的事實，就是上下低能，不負責任，靠着靠山支持，地位不會動搖，欺騙狡詐，繼續維持他們的祿位。

河南到處是饑民的，拿幾個交通城市來說，每個車站多是橫躺豎臥的老百姓，擁擠幾無隙地，滿月台污穢不堪，蒼蠅四飛，亂哄哄一團糟，但是未看見有人有計劃的維持，救濟總署有計劃的救濟。

長安居大不易

進入瀘關，碧綠大地，阡陌縱橫，農民正從事農忙之際，但觸入眼簾的，是這一片山河，亦充滿着血腥和殺伐之氣，譬如那高高牆壁之上，一處處藍底白字新而工整的動人標語，很清楚的寫着年月日和軍隊政治部的字樣，『剷除異黨，肅清奸匪』，『一個政府，一個黨，一個領袖』，誰都明白，這是說，一個國家只許一個黨，一個國家只許一個領袖，也就是說除了本黨之外，其他概屬無效，所以其他爲奸匪，爲異黨，爲反動，可是這動人的標語，就是目前殺伐的癥結啊！

西安是一個莊嚴的所在，牠在中國歷史上有着許多光榮，文化上也有更多的貢獻，但這古老的城市，現在是那樣的枯燥與恐怖，那裏有羅網四佈的特種份子，有可容許多人的集中營，報紙十數家，多是在輿論劃一之下說話的，『將無作有』，『指鹿爲馬』，在這裏不算什麼稀奇，反常的宣傳戰，激烈的毀罵戰，表演的可算到了盡處，那裏有種種事蹟，告訴現在究竟是誰家之天下！

記者到西安時剛下火車，朋友們均低聲相告，『一切說話小心，這裏不是鬧着玩的』，他們好像驚弓之鳥，也如馴服之羊，頹喪着，嘆息着，由談話之中，知道這裏有所謂販毒的罪名，當局前次到西安，曾下條諭，販毒者死！秦風日報被打毀後，社長總編輯失蹤，陝西人認爲最豪俠的王任律師，是秦風日報的法律顧問，就是以販毒罪名處決的，雖然因爲莫須有定了案，但是陝西人民是知道他爲什麼死的！

記者在西安短短幾天之內，就會親自目覩兩件事，第一件西安私立新民中學教務主任劉甲三，傍晚由學校外出，甫到門外，突爲一夥軍人與便衣，約二十人左右，湧上前來將其拉走，劉某當時疾呼

救命，校裏的學生紛紛跑出搶救，那夥軍人情急的開了槍，隨着槍聲倒下二人，學生站住了，劉某終於被拖走了，事後得知那個倒下的人不是學生，乃是北大街正大紙煙店夥計雷某出來傾倒垃圾，竟遭池魚之殃，第二天中央社發表了一條消息，說「保安處探目多人，奉命逮捕人犯，惟該犯人拒捕，觀者如堵，被捕者掙扎更力，探員王雲亭手槍竟致臨時走火，流彈誤中正大紙煙號雷某……」云云。至於爲什麼逮捕劉甲三，開槍傷人的王雲亭如何處治，並無若何顯著報導，但據人傳說，劉甲三是一個前進份子，時常公開在學校中，痛論時局，反對內戰，批評政府，因而被捕，至於誤傷致死的紙煙店雷某，經官方給以薄棺卹完了事。第二件事情與第一件相差不久時間，發生在省立醫院的門前，也是一個人被一群兵圍住了，並且挨了一槍倒在地上，當時這群兵，不許行人前進，他們將這個躺下的人抬走了，打死的是誰，抬到那裏，爲什麼打死他，外人均不知道，不過街談巷議之中，人們大致都能了解都是不外政治原因。

西安在抗戰期間，從未淪陷一次，但是今天正充滿着戰爭與恐怖，有關方面每天的大肆宣傳，好戰份子煞有介事的憤怒，新的碉堡在建築，舊的碉堡在加強，美式配備的軍隊，調動，演習，都表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由於好戰份子每天宣傳着戰爭，製造着事件，特種人物每天更有事作，追蹤着這個，尾隨着那個，西安誠然是在恐怖與危險之中，誠所謂長安居大不易，實非虛語，至於人民生命自由可以說在那裏是毫無保障。

至於貪污之事，更是層出不窮，田賦徵實，公佈之後，地方多數行政人員，田糧官吏，都立刻張開嘴笑，他們的機會來了，窮苦大眾從此又多了一層剝削，要翻身是不可能的，論到農村經濟是正面臨崩潰邊緣，工商業設如不是官僚資本，決不能立足，可憐西北人民，歷年窮苦，抗戰勝利了，反到

要受壓搾欺凌，無自由，不民主，他們呻吟着，憤怒着，這些處在鐵幕之中的人民，何時才能獲到解放，他們是茫然不知的！

寧靜的甘肅

由西安到蘭州七百一十公里，坐汽車需時四日，西蘭公路靠着天然條件，是那樣平坦完整，沿途麥田葱蘢，田野之間，看出今年不是荒年，但是老百姓仍然還是破衣鶉結，兒童幼女多是裸身在外，吃的是糟糠，住的是破屋，生活窮苦萬分，雖然有人說秦隴是文化發祥地，但是我們看今天甘肅的文化，仍然在封建範疇之中，要照內地差減五十年，此行經過很多城市，看不到報紙，聽不到新聞，雖也有的地方貼着幾張壁報，那不過是當地駐軍或者黨團部等由官方報紙抄下謾罵宣傳文字，以及政治粉飾消息，歌功頌德將無作有，那種不明析的文詞，記者看不懂，我想識字的老百姓也是看不懂。

蘭州是一個寧靜的城市，事實上也必須肅靜，因為有某種力量表面上鎮服一切，記者甫抵彼地，同樣被朋友警告少說話，多留神！不過那裏黨政方面朋友很多，他鄉遇故知，見面是無話不談，有時也論些時局，他們承認目前中國政治腐敗到萬分，貪污風氣已經不可救藥，他們悲觀的說時局，也嘆息的論民間疾苦，由於長時間談話之中，知道過去新疆問題的癥結，完全是爲了政治貪污，軍人跋扈，盛世才是新疆人民最恨的，可是自從中央軍進入新疆，種種事實的表現，今天新疆人民又突的想起志願的殺人魔王盛世才是一個好的統治者了，由此點可以明瞭了一切。（不過現在張治中將軍去了，採取開明態度情形已轉好。）

甘肅真是寧靜嗎？人民是安居樂業嗎？我們的答案，絕對不可能的，那裏有被壓榨的老百姓呻吟着，有關明的知識青年反抗着，儘管統制者們施用種種方法爭取民衆，壓制民衆，但是正義常在人間，骨子裏反抗醞釀，是正在急遽的發展，真所謂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甘肅今天不論政治、經濟、文化，都保持封建社會的形態，好像關係方面，用意也不要他進步，統制方式，無所不用，人民越來越痛苦，特殊階級越來越特殊，照樣下去，西北人民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載民主雜誌）

吞吃着中國（蔣管區）農村的大荒災

黃醒華

籠罩着全國（蔣管區）農村的大災荒，跟着內戰的擴展一天天的嚴重了。河南，兩廣，湖南的農村呈現着一片赤地；成千成萬的饑民，在絕望裏無聲無息的餓死。他們死得太殘酷了，可是災情却依然無邊無際的展開下去！

據各報所記載：河南今年全省報災縣份達六十餘縣，流離失所的災民一千四百萬，其中流亡各省的難民有六百萬，流亡在本省的有八百萬。廣西災民達四百萬，災民最少的縣份，有三萬人；最多的竟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九十七。湖南災民一千五百萬人。「衡陽一地即有三十萬以上，零陵一縣亦在十五萬以上」，據大公報記載：「邵陽人口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七人，非賑不生者十二萬零二百二十二人，饑餓死亡者三千一百四十人；東安人口二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三人，非賑不生者一萬人，饑餓死亡者一千五百四十八人」。江西八十四縣中六十三縣受災，陝西重災縣份達六十餘縣，四川一百三十餘縣中有一百十六縣遭災。此外，粵、皖及其他各省亦都是遍地災黎，災民的人數早已突破三千萬了。舊災沒有平熄新災又接踵而起。入夏以來，霖雨成災，各地山洪暴發，浙、湘、川等省許多縣份的鄉村，綠色的田野都浸在洪水裏，人畜淹沒不計其數！

災區裏的景象的確太悽慘了，那些曠古未聞的慘絕人寰的故事，正一幕幕在這些地方演出！饑民

除了跳水，上吊或餓死之外，活着的也在死神的魔掌中掙扎，他們除了吃草根樹皮觀音土之外，竟有人吃人的慘事（廣西雜定）。湖南的災民還有吃死屍的悲劇：

『零邑集義鄉某甲王某，饑餓成病，奄奄一息，其家人見病勢難起，乃拾觀音土一撮，調潤密封病者之口，以促其死，死後便以稻草一捆殮埋山中，閱日，災民聞訊，密集若干人，深夜掘墓分屍。挑至一獨立之村屋中，用鍋烹煎，食一日尚未畢，一小孩携已煮熟死人手指，傍門而食，適一乞丐過門求食，見小孩口嚼肉骨，討乞不已；既而見室內有無肉之骨數根，堆陳屋角，以爲係牛骨，乃欲攫取煎湯果腹，當將上前拾取時，被當事者所見，行色倉皇，堅不令取，竟至動武，結果乞丐拾得無肉之骨一根，甫出門後，又爲當事人發覺，追奔前來，乞丐至此始知有異，乃死抱此骨不肯放手並窮其源，復見所答言語支吾，益加盤詰，迫者被迫，不得已微言其事，並求其勿聲揚。』（見七月二日時事新聞）

這似乎是傳奇的故事，然而却是湖南災區中的寫實，災民的悲慘的生活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啊！

『據四聯農行派湘發放農貸之謝專員湛如等報告，災民因吃草過久，弄壞了腸胃機能，一旦改進麥米稀飯，輒患瀉痢，以致斃命』。衡陽一地因吃草而死的災民，每日平均達二十人，這些災民倘能及早救濟，也何至於慘死？

災區這麼遼闊，災情這麼厲害，難道都是天災麼？事實告訴我們，天災是人禍製造出來的，擴大荒災的因素，我認爲：第一：是敵寇在侵略時期的破壞。敵騎所洗劫過的地區，燒殺搶奪，房子光了，糧食光了，種子耕牛也沒有了。據統計豫西二十三縣遭敵人的破壞，損失糧食八百多萬市擔；牲畜三十多萬頭；農具器具七千多萬件；衣服一千多萬件；鐵器也被敵人搜括去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養蠶用具損失百分之五十以上。醫院也被摧毀，致去年秋季死於傷寒、痢疾、痢疾等病者便達九萬人之多。安徽五十多縣中耕地三千多畝遭敵人侵佔蹂躪，估計損失房屋有四十多萬棟，耕牛九十九萬多頭，農具三百多萬件，木船二萬二千隻，竹木一百七十萬株。廣西被毀房屋六十二萬八千餘棟，糧食損失一千四百多萬擔，耕牛損失四十八萬六千餘頭。江西房屋被毀三十一萬多棟，糧食損失三百多萬擔，耕牛損失萬頭。敵人的洗劫，造成了人民貧窮的深刻化。第二：戰區附近的地方，大兵（蔣軍——註）經過或駐紮下來，不但是徵糧、徵草、徵勞役，並且連家具牲口也被搶奪去了。破壞農村的勞役，便增加了田園的荒蕪，剝削了農民的生產能力，如豫南的農民，他們因為牛被敵人搶盡了。一家買不起牛，四五家合借了四十多萬的農貸買到一頭牛，駐軍把牛拉去宰了。往往是早上買到牛，到了夜晚，連牛皮牛骨頭也不知下落。農民住的房子屋樑，木板被拆去當燃料，用具的劫奪更不必說，像這樣農民怎有能力抵禦災荒呢？第三：是囤積居奇的壓迫，在糧食缺乏的當兒大地主與投機者趁火打劫，從事大量的囤積操縱，農民咽着眼淚忍痛的買高價米去付還抵價的贖購。米價像金子似的貴，小有產者變成赤貧了，無產者自然會成為餓殍。第四：是封建式的高利貸的盤剝，良善的農民是受慣敲搾勒索的，他們沒有權勢，沒有力量拒絕任何的苛捐雜稅與高額地租的搾取，一切的捐稅，一切的攤派，沉重的壓在他們的身上。爲了要活命，他們只好乞憐於高利貸，在江西的農村，青黃不接時，借穀一擔，到新穀成熟要還四擔，在湖南現貸七八千元，秋收後還本利穀一擔或二擔不等，廣東潮汕高利貸月息十五分，揭陽棉湖，南山一帶有高至二十分的。農民像一頭牛似的被擠着牛奶，到了奶擠乾時連皮肉也被啃光，僅有的一副骨頭也將無法保存下去，由於掠奪、搾取、剝削，使人民的生活陷於絕境，他們既然是毫無積蓄，所以一逢到荒年，一逢到水旱蟲災的襲擊，就只有束手待斃

天災不是不能克服的，問題是救災慢於造災，造災的人又多於救荒，荒災就是這樣的越來越加嚴重起來了。

對着這慘重的災情，政府怎樣去救濟呢？救濟總署援華的物資並不少，災民是否能獲得實惠呢？由於內戰使交通工具用於運軍火軍糧，救濟物資用木船划子運入內地的爲時過久，並且有沉船的損失，救濟麵粉與麥子堆在一些城市裏發霉的不知有多少！上海文匯報的一篇通訊是這麼寫着：「行總江西分署由滬運到的麵粉五萬餘包，麥子一千七百噸，因船隻缺乏，只好堆在九江，無法輸入內地」（七月一日該報）。另一方面因官僚機構拖延耽擱、寧可讓救濟物資塞滿倉庫讓災民活活餓死，下面一段縮寫就是一個例子：「衡陽儲運站的倉庫裏，却飽藏着幾千噸物資。記者團發現過一個第四倉庫，裏面放着四千多箱奶粉，兩千多包小麥，在那倉庫外面，就躺着兩具餓死的屍體。人間何世！」（八月三日正言報）

此外還有「災官」「災紳」的貪污舞弊，像湖南災區的賑濟，經過了保甲長之手，麵粉普遍扣秤與潮濕，甚至滲石灰與雜糧粉，使災民吃後生病，救災物資的遲緩與黑暗固不必說，更可怕的是催徵軍糧的命令却急如星火。納不盡的穀稅，使農民終年在驚心動魄中過活，爲了徵軍糧，在農村起了不少紛擾，演了無數悲劇。像常熟和金壇的鄉村，麥子熟了，農民還未收進倉裏，縣府與區鄉公署的武裝隊伍便下鄉派麥捐，在敵偽統治時偽區公署亦催徵收小麥每畝二斤，目下却要派每畝徵收田賦四斤到七斤；溧陽的農民爲了徵軍糧的催迫，忍痛低價（以七萬元一擔出售）出售春繭；四川巴縣一老農年收穀二擔，徵糧賦四擔，無法應付，被迫上吊；嘉興一甲長，因欠軍糧三升，被一催糧的鄉丁活活打死。有良心的糧官，像程懋型只有消極投水自殺；喪失了天良的，使用血腥的手去宰割農民，六月十

九月文匯報的一篇通訊中，很清楚的報導着湖南徵糧的殘酷。它寫着：『大劫之後，每個月再經常負擔三十萬日俘和軍隊的糧食，也是災情致重的一個原因；在芷江原配一百六十六萬擔軍糧，而目下已實征六百餘萬擔，南縣面積不過百里，而分擔十四萬九千擔，而通道人口僅七萬人竟分擔五萬擔，每人要負責七十斤。這使無災的縣份也非發生災荒不可，因此由於「糧警」「催征吏」而迫死人的消息，竟也變成「狗咬人」一樣的新聞！』

除了軍糧之外，當局又恢復田賦徵實征借。本來照去年九月政府的頒佈是後方各省今年豁免豁田賦一年，陷敵各省，則免豁去年度田賦一年。事實上並不如此。美好的言詞只是說說而已。本年度田賦的征實征借是不論大後方或收復區，災區域非災區的。據報上公佈，今年全國征實共一萬萬擔。其中湖南六百二十萬擔，四川一千萬擔，河南三百八十萬擔，江西五百九十萬擔，廣東四百五十萬擔，浙江六百四十萬擔，安徽八百萬改爲四百四十萬石，這一龐大的數目叫人民如何負擔得起！今天河南的許多麥區中田地裏看不到一粒麥子，江西的米區有三四萬畝田地荒蕪，廣東全省半年已缺穀二萬二千餘擔。往昔富庶之區的江浙農村，如今也因爲窮困而致土匪如毛，搶米的風潮到處皆然。照目前的情況，人民的生存，已經是成爲問題了。可是賦稅卻不斷在增加。以江浙來說，『戰前每畝連各種附稅在內大約在一元四角左右，合之當時米價也不過征到每畝一斗五升至二斗而已，現在連帶征公糧積穀等在內，每畝須要征到六斗以上，這種變相的加賦，其所加的數量，不但超過了田租的收入並且還要超過了農夫從事一年牛馬生活所得的實益，這叫人民怎樣吃得消？』（七月廿六日文匯報）。

荒災是由人禍培植起來的，它和內戰更有着直接的關係，內戰若不停止，荒災會更加嚴重，因爲徵實徵借的催迫，使大後方與收復區的農民走向死路，中原蘇北等解放區，那兒在土地改革之下，雖